寻找初恋的抗战老兵

文/片 本报记者 张子森

在每一个阳光充足的下午,88岁的浙江富阳老人徐友根,都会坐在自家门前晒太阳。眩晕中,他会有一种回到南方的错觉——他脑海中的南方,是比富阳还要往南的广东。

“离开那天,李玉哭成了泪人,瘫倒在码头。我躺在甲板上仰天长叹……如果她活着,应该85岁了。”2011年11月22日,阳光洒在富春江上,温暖而浪漫。富阳市大沅镇亭山村东升自然村,一个因造纸和装修业而发达的村落,徐友根又照常坐在自家门前,仰起沧桑而饱满的脸,对着太阳。“我此生还有两个梦想:一是去广东看看自己连长的坟墓;二是找回一段隐瞒了65年的爱情记忆。”

徐友根,1924年出生,是原国民党陆军新编30师89团3营7连2排上士副排长,1942年被抽调加入中国驻印度军队;1944年5月参加密支那战役;1944年10月参加南坎战役。

密支那战役和南坎战役后,已经被编入孙立人新一军的徐友根,于1946年回国,驻扎在广东深圳。

这就是徐友根印象里的“南方”,不一定会有悠长的雨巷,却真的出现了一个撑着油纸伞的姑娘。

故事就从这里开始了。

1946年,日本已经投降,徐友根所在部队负责接收广九铁路,徐驻扎在深圳。偶然的一天,他在香港九龙塘认识了学生李玉。

几天后,深圳稽查扣押了一个深圳商人,关押在徐友根所在连队。巧合的是,这个商人是李玉在深圳的亲戚,李玉拜托徐友根能否疏通关系救人。

徐友根很给力,直接把人私自放走了。二人也从相识变成朋友,“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,我们从朋友变成了知心朋友。”

徐友根向部队提出结婚,但被上级以级别过低、年龄太小为由拒绝。

这或许是人生跟徐友根开的最大玩笑。如果当时通过了结婚申请,也许会是另外一种人生。但人生没有如果,这段爱情注定是一个悲凉的故事。

1946年3月,部队准备由香港开赴东北。在香港九龙,李玉哭着不让徐友根北上,“人生最痛苦的莫过于生离死别,我们俩难舍难分。”在回忆中,徐友根“一度脱下了军装,想留在广东”。

但他考虑得太多了,“脱下军装,没有一技之长,我能干什么?”他只好安慰李玉:“放我走,只要军舰停靠上海,我一定下船并想办法把你接过去。”

徐友根把多年积攒的细软交给李玉,并将家里的地址给她。

“当时阿玉已经哭成了泪人,瘫倒在码头上。我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,含着热泪,再也不敢回头。硬着头皮上了军舰,躺在甲板上问苍天:‘为什么?为什么战争连年不息?为什么我生在这动荡的年代?为什么我们不能长久相叙,我是一个男人吗’?”

军舰起锚,长笛声中,一段恋情从此杳无音信。

可生活还要继续。此后,徐友根辗转国内各地,于1953年回乡。1954年,31岁的徐友根娶了比他小10岁的老婆,然后在家乡做了农民。

1958年的一天,徐友根突然收到一封发自广州的信件。信是李玉寄来的,内容大意是,她在广州一家医院做护士长,还未结婚。

“我看那字迹,根本不是李玉的。”因为当时特殊的历史原因,信虽然没被人拆开看,但来信的人和内容还是把他吓了一大跳。他当时就把信烧掉了。

这段往事就此尘封,再也无人提起。

2011年10月,一个很偶然的机会,杭州志愿者吴缘和当地媒体发现了富阳的抗战老兵徐友根,立刻赶到徐的家里,倾听他的抗战故事。

徐友根告诉志愿者,自己此生有个愿望,想去广州看看当年的老连长——南坎战役中牺牲的一个山东汉子,后被埋葬于广东。这个心愿很快通过关爱抗战老兵网传播,被感动的志愿者决定满足他的心愿。

10月21日,儿媳妇即将陪同他前往广州,临出发前,老人害羞地说了一句话:“到了广州,如果方便、可能,我还想找一个人,她叫李玉。时间太久了,也不知道还能不能找到。”

李玉是谁?儿子、儿媳妇、老伴、志愿者一脸茫然。徐友根看着大家,认真地说:“李玉是我的初恋情人。”

听到这句话,徐友根的老伴哈哈大笑,“让他去找,我很放心的。”

这是个有两个儿子、两个女儿的幸福家庭。

老伴和徐友根一路走来,如同珍惜自己的初恋回忆一样,徐友根亦非常珍惜老伴。“文革”期间,因为曾经的身份问题,徐是“反革命分子”,吃了不少苦头。“旁人都劝老婆跟我离婚,她不离不弃。”

也是因为自己的身份问题,徐友根一度试图将这段回忆忘却。多年来,徐友根已经过惯了小百姓的生活,开始淡忘往昔的峥嵘岁月,他别无所求。

可当这句“李玉是我的初恋情人”脱口而出时,多年前那段苦涩而甜蜜的回忆如同洪水一样涌出,再也无法克制。

近万网友和媒体联动,已经在广东和香港两地掀起寻找李玉的热潮。

“如果李玉还健在,也必定是儿孙满堂了,且不说她对于往事是怎么想的,就算李玉愿意再与我相见,也怕会给李玉及其家人带来生活上的不便或负面影响。而且……”他偷偷瞄了一眼老太太,毕竟老夫妻这么多年相互扶持,感情一直很好。

“我觉得找到的可能性很小。”在门前,扶着老爸的儿媳妇说,“对他来说,说出来就是一种解脱,无论是否能找到,他都会心安的。”

阳光明媚,照得徐友根有些睁不开眼。

徐友根(右)和老伴坐在自己家门前。

百度员工林海韬之死

“擦,压力巨大”

本报记者 张亚男

11月14日,刚入职5个月的百度员工林海韬休假期间猝死,只有23岁。

也许是冥冥之中自有天意,在今年4月份普华永道猝死员工潘洁的祭奠页面上,曾出现过“林海韬”这个名字。“加班”、“过劳”的字样把两个素不相识的年轻人通过某条纽带联系到一起。

虽然林海韬是否“过劳”并无定论,毕竟他是死于休假途中。而林的朋友也在他死后公道地说:“他是个喜欢代码的人,他生命的一半时间都是自愿献给编程的。”

但无论是什么拿走了林海韬年轻的生命,都无法阻止人们将他的死与自身的某种无奈和恐惧联系在一起。

11月12日20点42分,人在上海的林海韬发出一条微博:“迷路多走了几公里,累死了,终于回到旅店。”这是他的最后一条微博。而上海此行,是为了参加11月12日-14日举办的独立游戏开发者大会。

只隔了一天,11月14日早上,与林海韬同行的朋友来喊他起床时,却发现他已停止呼吸。医院初步诊断是突发性心脏衰竭猝死。

人人网的相关主页上,“林海韬xt3000”的个人页面已经没有办法再通过认证,顺着这个页面找到相关链接上,许多人的状态已改成“xt,一路走好”。他们是林海韬的同学或者朋友。

“经常四五点还亮着屏幕,有节奏地敲打着键盘”;“电脑屏幕上,总是在运行着一些我不知道的软件、各种编程、各种界面”;“看着ACM(程序设计大赛)的各种直播,像看世界杯一样兴奋”……这是大学同学记忆里的林海韬。

今年6月,林海韬从中山大学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信息安全专业毕业,随后入职百度,负责技术研发。

而似乎从那时候起,在林海韬的微博里,“机场”、“通宵”、“困”和“累”也开始出现。

“37岁的腾讯女性频道主编于石泓昨天因脑溢血去世,原本充满活力、前途光明的大好青年猝然中止生命令人惋惜。IT人高危病症:1、颈椎病,2、免疫力下降,3、早衰,4、中风脑溢血,5、痛风、糖尿病,主要由久坐熬夜饮食不规律缺乏锻炼等引起,希望广大IT民工同学们爱护健康!”这是4月21日凌晨0:50林海韬转发的一条微博,并加了评论:“擦,压力巨大”。

这句带着自嘲意味口头语的评论,没想到一语成谶,带着某种巧合。

在林海韬猝死后,百度公司相关负责人澄清,为了激发创造力,公司很少加班——因为“加班的方式是疲劳作战,根本创造不出好的东西”。而且林海韬“并非在工作时间死亡,这次休假是他利用业余时间参加一些编程聚会”。“对于他的死,我们也感到很遗憾。”

似乎无人该为此负责。

但在网上浩浩荡荡的留言、转发、评论里,“过劳死”的字眼从没断过。

年轻的林海韬更像是一个载体,载着一大批人的同感和共鸣,以及无奈和恐惧。

在人人网公共主页上,这些信息技术专业的年轻人有一个共同称呼——“程序猿”,每个成员都是“猿粪”。这是对自己专业性质和工作内容的调侃。

“话说刚入职的时候,有一天睡觉被子掉了,然后第一反应是debug一下看看被子是在哪里掉的(debug,意为排除机器故障)。”在“猿粪”孟丽丽的一段留言里,这个年轻群体的焦灼感真实可见。不管这种焦虑是来自他们自己,来自这个专业的性质,还是来自他们所要“服役”的公司。

他们是和林海韬一样的年轻人,有着同样的兴趣,同样的热情,也有着同样的焦虑。

在这个族群里,“过劳死”尽管很重要,但“竞争态势和各种压力始终在推着我们逆水行舟、不进则退”。

上升渠道如此狭小,奔命速度如此之快。“为梦想奋斗”符合任何一个有志青年、有志社会的主流价值观,而在通向成功的高速公路上,跑死人不偿命。

林海韬的离开,让很多人开始反思。

“这不单单是我们的问题,也有行业的问题,而且不仅仅存在于IT行业。我们能做的只有从自己身上做出改变。”这是林海韬的同学“林家豪·加林”在纪念文章里的感慨。

他开始反思,三年熬过的无数通宵到底换来了什么东西?“我感兴趣的Architecture、Philosophy、Psychology(建筑学、哲学、心理学)都几乎已经没有空闲位置、空闲时间可以上了,而且为此我已经付出了健康和睡眠。这真的是我千里迢迢来到美国想要的本科教育吗?”这位林同学如是说。

“你继续往前走,一直向西,不要回头,我们会在另一个地方相会。”在林死后,这条悼念微博开始在年轻人中风传。

林海韬今年23岁,他的微博头像是个可爱性感的动漫LOLI。如果人生可以重来,他也许会愿意稍微放慢脚步,也许更愿意过“一边看水树LIVE(水树奈奈现场),一边写代码”的生活。

但是这一切在11月14日那天戛然而止。

◀许多网友在网上悼念林海韬。